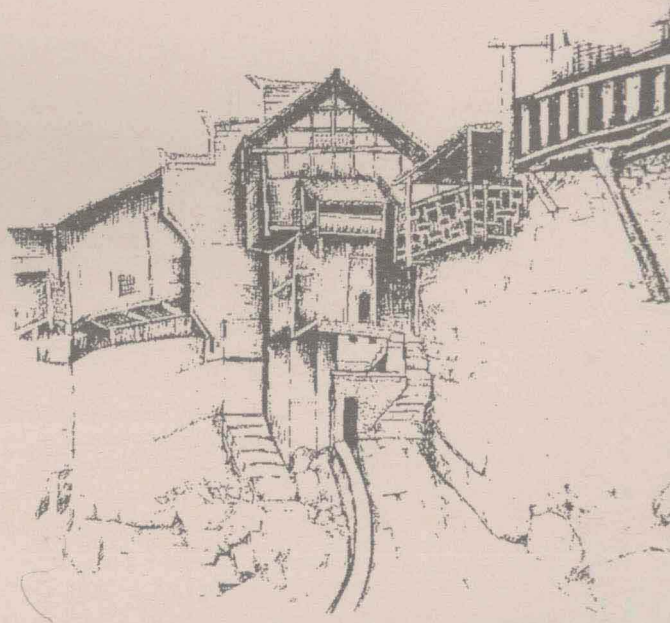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林○著

李白桃红

1982·龚滩

比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晚六十年



文 林○著

李桃 白 红

1982年·龚滩

比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晚六十年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红李白 / 文林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3.10
ISBN 978-7-229-06834-9

I. ①桃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77909号

桃 红 李 白
TAO HONG LI BAI
文 林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刘太亨
责任编辑: 吴向阳 刘 喆

 **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**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

(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: 400039)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 **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直销**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45千

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834-9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野夫·序

曾经，海口的机场就在市区内，我每天都能听见那剧烈的轰鸣，仿佛时光又回到二战。

常常想象我正挤在某个机舱里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子。然而，那个位子却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虚幻、越来越遥远，仿佛根本就不存在。

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这样一架时空穿越机，在无数的白日梦里期盼着回到故乡，或者抵达童年甚至来生。后来，我被这样的飞机带到了北京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独自体会出租屋的孤独。也经常与朋辈喝高，遗忘了自己的来路，被出租车司机随便丢到附近某家洗浴城。

有次夜里突然醒来，真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，以为回到故乡，不觉泪流满面——这应该就是乡愁，是每一个身在江湖的游子，都挥之不去的隐痛。现在，文林通过他的

小说《桃红李白》，把这一隐痛更具体地呈现给了我们，使我们不仅看到了隐痛的由来，也看到了这些“由来”的不可避免。

其实，这些不可避免的“由来”，一部分就是个人诉求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矛盾。国家发展史告诉我们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，而每一个乡村又由不同的族群划分。因此，在血缘之外，传统道德价值观无疑充当了另一根将草根群体串在一起的精神红线。这就是乡村社会的道统，它维持着一个族群甚或全社会和睦相处的可能。

尤其是在那些王权没有侵入的漫长岁月，乡村道统的承载者——乡绅，更是将其功能发挥到了极致。我曾站在利川李氏庄园高大森严的祠堂前，听遗民谭宗派给我讲李氏家族的兴衰。那时，即便是楼台凋敝、逝者如斯，庄园里那口令人震撼的大水井，还是向我暗示了李氏家族所尊崇过的道德观。

当然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，道德价值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可以从身边发生的诸多事情，轻而易举地看到，恰恰是道德价值观的冲突，决定了个体命运的不同走向，令人心碎的悲剧才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滚滚红尘中，始终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感怀与

乡愁。

的确，在中国，唯有乡村生活最能反映这片广袤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。因此，一切以中国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，其本质都在展现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及其基本诉求。文林的这篇小说即是如此，在讲述20世纪80年代初，乌江下游偏远乡镇的人们，经历时代变迁、家族争斗和苦难爱情的同时，也为我们揭示了乡村社会个人命运在传统道德制约下的渺小和无助。

这很像我年少时在鄂西古镇上看到的，无论那些打门前石板路上走过的男男女女有多么风风火火，他们的脸上始终都写满了令人不安的焦虑和迷茫。很多年后，我知道了这种焦虑和迷茫其实是一种自我恐惧，因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秩序，早已成了真正掌管个人命运的一只巨手。

著名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我们可以将“上苍”理解为人类本身，把“命运”看成是人类社会。对此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：那就是一切命运都由人类自身决定。我们根植于这个社会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自己的牺牲品，或值得纪念，或不足挂齿。

2013年5月于莱茵河畔

自序

2005年1月，朋友许显昌在龚滩镇供销社门前告诉我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镇上有两个十八九岁、长得很可人的姐妹。她们跟着妈妈在距离码头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吃店，过往商贾和青年才俊为了看姐妹俩一眼，大多以肚子饿想吃碗绿豆粉为由，进到店里一饱眼福。这不禁让我想起沈从文笔下的《边城》和“翠翠”，那是一幅多么优美而又富有乡情的画卷呀！于是，“龚滩镇”和“两姐妹”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梦境。

2007年1月，当我陪同回川省亲的新疆哥们儿何念善再次来到龚滩镇的时候，这里已是一片颓败景象了。镇里一群正在赶制腊肉的居民说，因为下游的水电站已开始蓄水，龚滩镇马上就要被淹，他们将迁徙到3公里外的小银滩居住。那天晚上，我和老何坐在临江的一家土家餐馆里，

一边喝包谷烧、吃豆腐鱼，一边聆听乌江绕过千年古镇发出的最后绝唱。老何问我，这么好的地方，你就不想写点什么吗？

2012年1月，我带家人来到原样搬迁后的龚滩镇，虽已看不到过去吊脚楼的险，也听不到乌江冲滩的激流声，但古镇的大致感觉还算有。冉家院子的主人冉德光对我说，现在镇子里好多人都是外地来做旅游的，本乡本土的比以前少多了。我看着冉德光一脸的乡愁，竟在那个冬日的下午迷茫了好一阵子。

位于武陵山一带的酉（阳）秀（山）黔（江）彭（水），可谓是人世间不可多得的世俗画廊。无论是由南向北奔涌的乌江，还是东下洞庭湖的酉水，一直以来留给我的都是荡气回肠的美感。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，除了具有淳朴的天性外，还有着当下极少有的豪侠之气。正如沈从文在小说《边城》中描述的，“这些勇敢的人，也爱利，也好义，同一般当地人相似。不拘救人救物，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。”我曾对酉阳籍的莽汉诗人梁乐说，“酉”作鸡，“阳”为公，一个名叫“鸡公”的地方，其阳刚之气可想而知。当然，这也是我决定要写写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因为正是这些爱好义、胸藏大山大水的莽汉，使渝东南的奇幻和神秘得以

渊源流传。

如今，我常和另一位莽汉诗人、酉阳籍的水电工程师蔡利华在一起饮酒喝茶。他给我讲大山里的故事，看大山里的照片，有时还相约着去大山里转一转。老蔡说，只有大山里的春天才是最养眼的。我认为他说得没错，比如我就在酉阳大山深处的红井村，认识了一位清纯美丽的乡村女教师，她的名字叫何春花，长得很像我书中的桃妹子。

2013年3月于重庆

引子

绞滩的时候，甲板上站满了人，“哗哗”的水流声充斥着山谷。十五年前也是这样，一根二指粗的钢缆打岸边牵引过来挂在船头的缆绳桩上，随着岸上柴油发动机的轰鸣，直径约3米的绞盘将缆绳绷得笔直，下游驶来的船就这样一艘艘被拉向码头。

十五年前是公元1982年，那时林思远只有二十四岁，刚从医学院毕业。林思远之所以自愿要求到偏远的龚滩镇当一名医生，是因为林思远的父亲把他的命留在了那里。林思远的父亲叫林向东，1930年生，重庆沙坪坝人，也是二十四岁大学毕业，不过学的专业不是临床医学，而是文学。据林思远的养母说，林向东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因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发了两句牢骚，便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龚滩镇劳动改造。林向东是在1962年出的事。那个多雨的夏天，一块巨石从山上滚落下

来，把急着为学生请大夫的林向东砸成了肉饼。那时，林思远的生母已经去世，当地的革委会发函告诉林思远的养父母，林向东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，组织上正在研究，准备摘掉他头上的右派帽子。林思远的养父告诉林思远这些的时候，林思远已经考上了医学院。那天晚上，林思远的养父让林思远坐在自己身边，语重心长地跟林思远说，远儿，你长大了！以后的路要你自己去走，我和你妈没有辜负你的亲生父母，他们要是知道你考上了大学，也该放心了！林思远的养父死于喉癌，那一年林思远正好在医院实习，林思远的养父看着林思远穿着白大褂穿梭于病房之间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骄傲和自豪。林思远的养父临走的时候骨瘦如柴，癌变的喉咙什么也说不出，只能用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林思远，直到两注慈祥的目光彻底黯淡。

和十五年前一样，码头上除了依次停靠的一艘艘铁壳子船和木船，就是往来不息的人。秋风送爽，林思远夹在一群肩挑背扛的农民兄弟中缓缓下船。那时太阳还没有西沉，太阳映照着奔流不息的江水，犹如一匹被风吹动着的锦缎。逆光中的吊脚楼黑压压的耸立在半山腰，将参差不齐的原木腿伸向被丛丛灌木遮掩着的岩石。林思远没有在码头停留，他抬头看了看那棵冒出镇子一大节的老桂花树冠，便踏着经年的石级朝镇里走去。

镇子和从前比有了明显的变化，一排排商铺沿着石板路向镇中心延伸，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在门前，犹如一条五颜六色

的长龙。林思远挨着看了两三家店铺的老板，都没有一个认识的，正有些茫然，却听见身后有人说话：“李老板，明天商会开会，你莫迟到哦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虎哥亲自召集，还有哪样说的呢？抽烟抽烟！”被称作李老板的中年男子挂着满脸的笑容打铺子里迎出来，边说边抖着手里的烟盒。

“哟！是思远兄弟！你不是去美国读博士了吗？好久回来的？”一位体格壮实、年龄与林思远相仿的男子，拄着根拐杖一脸惊喜地看着刚转过身来的林思远。

“罗虎兄！你的腿怎么了？”林思远看着罗虎被截肢的右腿，既兴奋又惊讶。

“救人遭了的，都好几年了。这位哥子是……？”李老板又抖出一根烟递给林思远。

“这是过去我们镇上的医生思远兄弟，人家不抽烟。”罗虎替林思远挡回李老板递来的纸烟，转对林思远道：“走，我们去姊妹餐！”

“你这腿究竟是哪个搞的？”林思远跟着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住问罗虎。罗虎停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吊在半空的断腿，然后继续往前走着道：“冉柱子你晓得嚟？他的小崽儿上前年下河游泳，不小心踩到石缝里去了。我下去救他起来的时候，一条铁壳子船开过来把我的脚绞了。”

“秀娘她们还好吗？”林思远看着罗虎拄着拐杖的样子，心里有些难过，忙把话岔开。

“秀娘早就走了，你不晓得？”罗虎停下脚步看着林思远有些惊诧。

“不晓得。我离开龚滩后就只跟她们写过一封信，说我去美国了。”林思远的心里一阵内疚，他看了看罗虎道：“那桃妹儿跟李妹儿怎么样？”

“唉！看来你是哪样都不晓得。走，到餐馆再说。”罗虎拄着拐杖迈开左腿往前走去。

“姊妹餐”已不是林思远记忆里的姊妹餐了，如今的姊妹餐门面宽敞，装修气派，由过去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吃铺变成了占地二百多平米的三层高酒楼。罗虎看了一眼门前两个身穿土家族服装的迎宾小姐，对一脸惊异的林思远道：“看哪样？现在这里我在管。没想到吧？”

“是啊！十五年的时间，想不到的事太多了！”林思远感叹着随罗虎进了姊妹餐酒楼。

店堂里的人不多，还不到用餐时间。罗虎吩咐跟来的迎宾小姐赶紧上茶，然后领着林思远上楼进了一间临江的包房。罗虎陪林思远来到窗前，打开窗户对林思远道：“感觉如何？是不是比原来要看得远些了？”

“原来这里好像有棵麻柳树？唉，哪个没看到桃妹儿呢？”

李妹子回来没得？”林思远转过身子看着罗虎，一副认真的样子。这时，服务小姐端着两杯茶打门外进来。罗虎待服务员上完茶离开才对林思远道：“来，坐倒边喝茶边说。”

林思远说的桃妹子和李妹子是一对孪生姐妹，大的叫冉桃，小的叫冉李。罗虎告诉林思远，十年前秀娘去世冉李回来奔丧，再次离开后就失去了联系，冉李也从此没有再回过龚滩。前些年有人说曾在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碰见过她，但如今冉李究竟在哪里，却没人知道。罗虎还告诉林思远，冉桃是在林思远离开龚滩后的第二年远嫁他乡的。那个桂花飘香的秋天，冉桃穿着秀娘缝制的嫁衣，在阵阵鞭炮和唢呐声中，上了来自上游贵州的迎亲船。镇里人说，冉桃是由舅舅冉茂清和干爹刘镇长两人送上船的。刘镇长看着面无表情的冉桃，用他那根出了名的竹节烟杆指了指一旁的新郎官说：“桃妹子，这娃要是欺负你，就跟我说，干爹一定饶不了他！”新郎官一听忙咧开厚嘴唇发誓道：“干爹请一万个放心！我龙三要是有点对不起桃妹子，就半夜遭雷劈！”

冉桃出嫁时，罗虎还没有回到龚滩镇。罗虎远在千里之外，怀着对妹妹罗小莲之死的愧疚，奔走于重庆市中区一带打短工。罗虎对林思远说，他那时想死的念头都不知出现过多少回，每当从噩梦中醒来，满脑子闪现的，都是罗小莲打悬崖上坠落时的情景。罗虎还从皮腰包里掏出一封折叠得几近破损的

信递给林思远道，要不是秀娘叫他回来接手餐馆，他恐怕也不会再回到龚滩镇。据罗虎回忆，秀娘是在病逝前一个月托人带信叫他回龚滩镇的。那天秀娘躺在姊妹餐楼上自家的木床上，看着站在一旁的罗虎说，冉罗两家虽然有几代人的恩怨，但罗虎是林老师用命换回来的，以她跟林老师的关系，罗虎应该叫她一声师娘。秀娘说到这里有些激动，她撑起身子斜靠在床头，咳嗽了好一阵子才又接着道，现在姊妹餐就快没人管了，想来想去，只有把餐馆交给罗虎她才放心！这是因为罗虎侠义能干，姊妹餐由他管理定会有个好的发展；还有就是自己想为冉罗两家的永世修好做件事情，希望通过罗虎掌管本属于冉家的姊妹餐，来结束两个家族的江湖之争。罗虎还说，秀娘此言一出，冉茂清和他爹罗二麻子这对老冤家竟然在三天后双双离开了人世。罗二麻子临走时给家族中人留下遗言：“听秀妹子的，都莫去争了。弄死弄活的没得哪样意思！”

真是世事如烟啊！林思远一边听一边感叹，不觉天色已晚。罗虎叫人端来一锅乌江豆腐鱼，又把自制的“冉妈红”老酒搬出来对林思远说：“今天你我两兄弟就哪样都不说了，整他个一醉方休如何？”这时，一阵清风打窗外掠过，吹得窗户纸发出一阵噗噗噗的声响。林思远看了看罗虎手里正散发着浓郁酒香的土陶瓦罐笑道：“好啊，那就让这坛酒把我们带回到从前去吧！”

· 壹 ·

沿百里乌江画廊逆流而上，便可抵达当时川黔交界的水陆要冲之地龚滩镇。据史料记载，龚滩镇在大清朝的雍正年间，集市贸易就开始活跃。来自重庆、涪陵和自贡等地的商人，纷纷云集在此，上运大宗食盐和日用百货，下贩生漆、桐油、木材和粮食，一时间弄得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好不热闹。

龚滩镇与贵州省沿河县的新井乡隔水相望，是汉、苗、土家人的杂居地。镇子有两条五华里长的街道，穿镇而过的称“上街”，沿着河边蜿蜒伸展的叫“下街”。每逢赶场天，上街吊脚楼开的酒馆店铺就像过节一样。老板们招来无数商客，又在落日黄昏下将他们一一送走，最后剩下十几盏将灭不灭的灯笼在夜色中飘摇，标志山乡里还有着这么一个惹人的地方。而下街则是另外一番景致。天刚麻麻亮，江面上就桅杆林立，一艘艘木船破开波涛汹涌的江水，朝着条石垒砌的码头驶来，再沿着江岸往下游铺展开，那情景不禁让人想起杜甫的诗句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。甲板上自然挤满了包着头帕的四乡乡民，等到船一靠岸，便肩挑背扛地将一筐筐山货搬运到下街，

依照先后秩序，顺着二三米宽的石板路夹道排列，那阵势就像是一股子漫上岸来的潮水。这样的日子在龚滩镇一扎根就是二百多年，升平之气象，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接着，犹如戏里所唱的：前三皇后五帝年深日远，有禹汤和尧舜四大名贤。

然而，无论什么样的日子也有老去的一天。自从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“三面红旗”在龚滩展开，昔日的镇子就像是换了张脸似的，不仅上街的酒馆店铺眨眼间全没了，就连下街的赶场天也冷清得令人“望江兴叹”。镇头上的喇叭成天高喊着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！”即使有几个胆大的，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卖一两只鸡或鸡蛋什么的。至于过去那种盛大的水陆热闹场面，就只有去记忆里打捞了。这般光景一晃就是二十年，直到1978年搞改革开放，龚滩镇才又恢复了些许往日的气象，但过去上街的酒馆店铺却已是烟消云散了。

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，龚滩镇上的寡妇秀娘在紧挨着码头的自家吊脚楼上，开起了一片小餐馆，专卖些像绿豆粉、油粑粑之类的小吃。一时间，惹得过往歇脚的男女老幼纷至沓来，在浇着红油的绿豆粉和烫嘴的油粑粑里，寻找着已经失落得太久的日子。

秀娘姓冉，是龚滩镇冉氏家族代表人物冉茂清的亲妹子。秀娘生得白净秀丽，很像古书里写的秀才娘子，一双手不仅能干粗活儿，还会飞针走线、刺绣缝补。据说秀娘的男人是个傻